

情爱胶囊

陈安栋 著

异乎寻常的未来世界想像力

穿越生死的超时空挚爱真情

陈安栋 著

情爱胶囊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爱胶囊 / 陈安栋 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ISBN 7-208-05295-6

I. 情... II. 陈... III. 科学幻想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79141 号

出品人 施宏俊
策划编辑 尹晓冬
责任编辑 李丹梦
封面设计 陈楠
插图 冯戈 曹健音



世纪文景

情爱胶囊
陈安栋 著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幅面 148 × 200 毫米 1/32
印张 6.5
插页 16
字数 150,000
版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8-05295-6/I·187
定价 18.00 元

自序

这是本很私密的小说，在交给出版社之前，我曾踌躇了很长时间，想将它变成铅字是否合适。因为它不仅仅牵连我一个人，还有另一个人，对它的出生负有责任。从写完它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年。一个编辑接着一个编辑更换，每次更换都需要提供一张新的照片，新的自我介绍和简历。于是，它似乎成为某个被我丢弃在一旁的空壳，一个储存记忆的罐头。我的时间分分秒秒地向前流淌，而它，却停滞不前，就像一个夭折的婴儿。

前几天，当责编跟我约这篇“自序”时，我有点恍惚。我说我已经想不起它了。它不仅以1和0的形态消失在我的电脑里，也以一种模糊的方式藏匿在我的大脑深处。后来，它的电子版被发送到我的邮箱。我花了整整一个晚上，一边抽烟，一边读完了它。那时已经是凌晨2点钟了。屋外是武汉秋天的黑暗。树叶在风的吹动下隐蔽地发出响声，小心翼翼。我觉得这声音很像我对这本书的记忆，在黑暗里渐渐向我叙述一些被我遗忘的东西。

有一天下午，他穿过学校后花园里的一条小路。空气湿湿的，风吹到脸上有点冷。他背着书包，跨过路中间的小水塘，水塘里映着灰暗的天。走过一棵老槐树时，他看见泥地上躺着许多死去的蝉，一些尸体正被风吹到稍低的地方去。这时，从花园后的一幢楼里传来一段音乐，王明一听就喜欢上了。音乐配着眼前的景象，仿佛在告诉他这个夏天为何那么宁静。

“宁静是有代价的。”王明想。

……

我想，最初的叙述是从这段文字开始的。大学一年级的某个下午，我在学校狮子山麓的花园里，随手在一本封面是SNOOPY图案的练习簿上写下几段潦草的话。随后，我就合上本子，从花园里走出来，沿着一条树影婆娑的小路，走上樱花大道。那是春天，学校的樱花盛开，到处是拿相机的游人。我在热闹的人流里穿行了一会儿，就回宿舍睡觉了。

2001年7月，一个极度无聊的暑假。我无所事事地呆在家里，空调的声音让人发疯。我无法排遣我的情绪，所有的方式，画画、弹钢琴、写作、阅读，都无法让我宁静。我时常像只困兽一样面色阴沉地在家来回跨大步，让我可怜的家人惶惶不安。几天后，父母如我所愿地将我送到西藏。

那是我第一次去西藏，并被高原反应折磨了10天。好几次，对那种陌生的痛苦缺乏经验的我以为自己行将就木，并悲愤地想着这个世界对我死亡的反应。我在内心里得意地

预见着我父母的痛苦，她的痛苦，并为此残忍地欢乐着。与此同时，车窗外不时出现的奇异风景让我多次误以为自己已经升入天堂。

带着那种近乎自虐的快感，回到家后，我进入宁静的写作。开始，我并未把它作为一个长篇来写。我每天写一段，没有顺序，也没有叙述的逻辑。仅仅是因为，这种方式的写作让我暂时能够脱离那时的处境，遁入我内心深处，并给我一种完美的体验，类似于拉萨阳光照耀在五色经幡旗上闪烁的如同锐利小刀般光芒的美好绝望。这样断断续续的叙述带给我一段愉快的日子。

再次读它时，我发现这种娇惯的写作使这个长篇最后变得破碎不堪。线性的叙述惨淡经营，就像被刀割后伤痕累累的躯体。或许这就是三年来我很少能够完整地读上一遍的原因。那种突然死亡的阅读就像抛弃碎尸，让我时常带着负罪感。于是渐渐地，我试图将它忘记。就像试图将她忘记一样。青涩的、无法卒读的青春。

那一年冬天，小王子结婚了。

在广场的一边，一个可以看见教堂顶上十字架的地方，一片阳光下。他和叶红手里各握一枚戒指。他不知道该戴到她哪只手上，但记得是无名指。“有只手的无名指里的一根神经通向心”，他说，“但我不记得是哪一只了”。

“没关系”，她笑着说，“我戴在你左手上，你戴在我右手上。总有一个人是对的。即使不对，那也没关系”。于是他们给对方戴了戒指，银色的，从广场的地下商场买的，不用什么玩意儿做的，不值钱的，闪闪发光的戒指。

“困难时期，一切从简。”他说。她听了就咯咯地笑起来，一边低下头去。王明记得还吻了她一下。

这是他年轻时最浪漫的一件事。

……

写这段话时，已经是武汉的冬天了。一种阴沉、湿冷的天气。我在中南设计院里找到了一间小房子，彻底逃离了中国大学那令人窒息的集体宿舍。无论从位置还是精神上，我都远离了大学。那时，我经常写作到凌晨三四点，然后睡到第二天中午。我的中午就是我的开始。我会去中南路上的一家地下快餐店吃饭。我依然记得那里煎饼的美味。写作对我而言，是亢奋而激烈的。我的白天慵懒而沉昏。我可能出现在中南路的每一个位置，驱逐着白天过去。白天令人无法忍受，那么多声音。浮于表象的一切此起彼伏，发放着虚伪的电波。

他时常回忆爱上叶红前的那段日子。那段星期天背着书包到处逛的日子。那时的他仿佛是干净的。他心里没有爱，也不理解世界。懵懂地过着属于他的生活。即使有空洞无为的时间，也不会引起过多自责。偶尔快乐，偶尔痛苦。不时泛起一阵莫名的空虚，浅

浅的快意——对着夕阳，或是一股四月的柔风。这些情感都是干净的，像一盒还未打开的冰激凌，一群阳光下热闹的鸭子。他不知道它们来自何处，也不想它们将会飘向何方。他什么都接受，什么也不在乎。自由地背着书包，走他的路，去他想去的地方。

2001年12月底的时候，我补写完了最后一个字。或者说，叙述终止了，就象突然失去了她的讯息。手里捏着的七彩气球飞向天空。我知道这是迟早的事。浪漫迟早会中止，而我们迟早会长大。当一个人失去了伤感的勇气时，死亡的阴影就开始慢慢笼罩住他，以一种貌似达观的方式。我想到逃离。于是，我休学了。

世界是以何人的意志运转不休的呢？为什么有些人只能到死前才能遇到知己、摆脱孤独呢？为什么即便那样他们之间还要互相残杀，其中的一个必须毁灭另一个呢？

人的童年是金子做的……是这个世界上最纯粹的东西。当然偶尔也会难过。但这些痛苦是外来的，能够被轻易觉知，就像我们后来觉知快乐一样。不知什么时候，不知为什么，人生的本质由混沌变成了痛苦。

那样你也不用特地跑来杀我了……如果是那样，或许也很好。究竟什么是对的呢？人活着又应该去追求什么？是单纯的快乐还是复杂的痛苦？见鬼，这又有谁会知道！

……

我曾如此忧郁、绝望过。我的心曾经能够承载这一切，并无知无觉地享受年少的伤感。没有人会因此指责我，我也不害怕他们的指责。而这一切都过去了。很多人对我说，我再也写不出《高三四兄弟》那样的小说。我想我也写不出《情爱胶囊》（它的原名是《巴别塔》）了。对我而言，那时的写作不是技术性的东西，也没有一步步苦心经营，使之接近那些高山仰止的企图。它只是一个时间罐头，用来隐藏我的生命。在两年前，我考虑是否应该将它付梓出版时，我曾询问过她的意见：

“我早就说过，我不在乎的。”

青涩、无法卒读的青春。虚幻、牵强、过分炽烈的恋情。不为理性彻底规训的身体。无可否认的是，我们就曾经那么一路走来。

2004年10月15日，于武汉大学



卷首语

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语言都是一样的。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扬传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语言。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到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语言，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市叫巴别。

上篇



1

“已经 50 多岁了。”王明想。

2

他坐在大厅一隅的胶囊区里，不远处高高耸立着里士德的塑像。现在是一个轮回的开始，按过去的说法，他在一天的早晨。

普通的开始。王明咽下一个胶囊，感到有力气了，就坐了一会儿。条状的椅子空荡荡的，一些人正离开座位向车站走去。光是黄灰色的，和过去的早晨一样。

“和过去冬天的早晨一样。”他下意识地搓了搓手，“不过温度可是不同了，不冷不热。过去的冬天可是冷得很。”

3

“‘已经’用得对么？”他想。

现在是“塔后时代”。王明住在巴别塔里，和“审判”后遗留下的 20 多亿人一起。他是 20 多岁时进来的。一晃眼，30 多年过去了。按现在的叫法，过去了 30 多“世”，按过去的说法，他已经过了他的青年和中年，正在走向他的晚年。

走向晚年的王明依然孑然一身，住在这个巨大的建筑物的代



号为 HH-1082-CU-9000 层里，做着普通的制图员的工作。他有个情人，叫叶红。住在另一层里。他们很少见面。作为一个 50 多岁的人，这种境地不免有点落魄。惟一令他稍感安慰的是，他的身体依然是 20 多岁进塔时的样子，年轻、强健。无疑，那是科技的成就。

使他青春长驻的那些技术没出过什么问题。他也不担心有朝一日会突然变老——即便出了什么问题，他相信“上头”的人也会想办法解决的。他觉得自己相信“上头的人”就像很久以前相信自己一样。

上一个轮回（一个轮回相当于过去的 20 个小时），他在 K76 区的胶囊机前，看见机器上的电视报道的新闻。电视里的虚拟主持人带着虚拟的微笑说：“人类情感物质化工程（代号 SIS）的最后一个课题——情爱，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用不了多久，人类就可以摆脱自然最后的束缚了。”他边看边吞下一个食物胶囊。他买的是 W42 号。酱鸭味，口感润滑。那阵触觉在他舌头上蠕动了好一会儿才消失。那时，他的肚子也正正好好地饱了。这个时代的一切都正正好好。那个胶囊让他回想起过去在家时吃的酱鸭。真的鸭子。用锅煮的。他记得那是他母亲引以为豪的手艺。当然比起 W42 号来，他妈妈的手艺是差远了。那个味道是根据许多数据算出来的，还有神经调试分子，可以捕捉人的基因倾向和吃时的情绪，随时变化。让人无法抱怨。

至于喜不喜欢，王明却不知道。正正好好的东西是很难用“喜欢”或“不喜欢”这类词儿来判定的。

想到叶红时，就想到她也在做这个“SIS 工程”的一部分工作。

“这会儿她在干嘛？”王明想。

一定起床了。或许已经拉开窗帘，虚拟的阳光已经从窗户里照进来，想到这里，他的嘴唇动了动，像是笑了一下。在叶红那一层，和过去的世界差不多。她住在一个独立的单元公寓里，二楼是卧室和工作室，楼下是客厅，还有一架通向地下车库的自动电梯。现在她大概已经打开了窗，呼吸着人造的新鲜空气，看一会儿远方的里士德像，再伸个懒腰，给窗台上的一盆兰花浇点水。

“是的，卧室里有一盆兰花。”他想，“是她的堂哥张良送的。”

这是叶红自己告诉他的，他也见过房子和兰花的照片，但从未去过卧室。

“她现在一定很快活。早上她总是很快活的。”

4

王明坐了一会儿，就站起来。

不好不坏的一个轮回，他向车站走去。

地是坚硬的花岗岩，米黄色的，磨得很平，光滑发亮。远处正慢慢地移动着一排扁平的机器人，它们贴着地面，沿着程序慢慢行驶，清除地上的污渍，喷上消毒药水，再打光。一切都显得干净而利落。他走近停在广场边的一个空的气悬舱，透明的门悄无声息地开了，他走了进去。开始慢慢上升。

一个静静的早晨。

一直都是那么静。人们静静地醒来，穿上衣服，乘上电滑车，去自己该去的地方。



“静也是好的。”王明想，一边掏出一根烟，点燃。淡蓝色烟雾随即升了起来，慢慢地弥散在空中。他吸了一口。

他过去也喜欢安静。一直喜欢。

不过“喜欢”已经是个过去的词儿了。就像一些词儿一样，已经不使用了。过去的是一个有点混乱的时代。不时喧闹一会儿，安静一会儿，伴随着暴力和战争。因为什么都有，所以有喜欢或不喜欢。而现在已经没有了。

透明的气悬舱继续上升。他渐渐地能看见整个广场。宽阔的、米黄色的、排列整齐的胶囊出售机。零零散散的几个人也正陆陆续续地向这边走来。去电滑车站，去工作。从上面往下看，那几个圆圆的清洁机器人就像大硬币一样贴在地上，升得更高些，那些人就像一群深褐色的蟑螂了。

过去的广场可不是这个样子。

“那会儿应该也叫广场吧。”他想。

那里有肮脏的大理石路，几块用铁链围起来的草坪，几棵树，还会有个喷泉。空地上放了鸽子，一些人买了玉米喂。鸽子成群飞起时，拍打着翅膀发出哗啦啦的响声。那声音干脆，有力气，让人听着就想到什么叫做生命。那时，人群往往就发出一阵高兴的欢呼声。如果正好音乐喷泉也响起来，那更热闹了。孩子们在水柱里穿来穿去，成年人在一边跳起了舞。过去的年轻人不像现在这样，一个劲儿地浮在失重舱里含“快乐丸”——据说那玩意儿可以给他们年轻时应有的遐想和乐趣。那时的他们喜欢挤成一堆，染上五颜六色的头发，穿着奇装异服，泡在广场上跳劲舞……

过去的广场大约就是这样的，在晴朗又多风的傍晚，还会有拉风筝跑的小女孩儿。

远不如现在安静。

王明年轻时，他的世界也正年轻。那时的世界充满了诱惑，每分钟都令他躁动不安。时间不动声色地发生了变化，仿佛一眨眼工夫，就已变成了“塔后时代”。这有点让他莫名其妙。进入巴别塔后，他和他的时代似乎就一块儿踏进了中年。

现在，人类依然处在中年，而他却有点老了。所以无论如何，他觉得曾经与他同步的那个世界似乎比现在的好一点点。虽然他的境况并没有变化——一样的无足轻重，默默无闻，身体也和20多年前一模一样。不过他知道他失去了什么——从那以后，他变得安静了。

气悬舱在一个带玻璃扶栏的渡口前停下。他已经升到了广场上方400米处的车站入口。门慢慢地打开。他走了出去。

电滑车是这一层的交通工具。它类似一个玻璃盒。里面有个舒服的椅子，还有一个乐谱架似的操作台。只要在电脑里输进想去的地方，选好速度，按一下“开始”，就可以把人带到HH-1082-CU-9000层里的各个位置。王明现在要去工作室上班，把速度调到了中下。这个速度比较稳，一边还可以看看外面的风景。

电滑车悄然无声地启动，沿着轨道向前滑去。又经过里士德广场了，一些人正在广场上的胶囊机前排着队。几个透明气悬梯从渡口缓缓地降下去，就像天上飘落的几滴雨水。头顶上蜘蛛网似的电滑车道交错着上升，渐渐地隐没在顶面放射的不知从何而来的白光里。

一个静静的早晨。

电滑车驶进了工作区。进入工作区后，就见不到人了。楼房排得很密，或高或矮，他的车厢就从楼群里穿过。封闭的电梯从



一节节的电滑车车站直接引进楼里，就像实验桌上的玻璃器皿，一些走道还会打个圆弧，从前一幢楼的一边绕过去。

他记得叶红偶尔来时总要乘电滑车来这里看看，在她眼里，这才像发展了的世界。人们乘着玻璃盒模样的电滑车到他们各自的工作室，静静地工作，换取生存的权利，还有一些额外的报酬——每过 100 轮回，银行户头里的筹码会多出 10 个。有了那些筹码，可以换取一些有意思的胶囊，或是一点所谓“实际”的娱乐——在 HH-1082-CU-9000 层，娱乐区里有几个游泳池、几个失重舱和成人游艺室（里面有几个人造的妓女）。在叶红那一层就多一些，像过去的大型游乐场一样，还有在空中翻圈的过山车。

同时，如果想去下层看朋友或是走亲戚的话，可以坐升降机下去。不过那一个来回要 100 个筹码。

他记得上回坐升降机时还是几“世”前，那个“轮回”按过去的算法是他的 50 岁生日。他坐了升降机，去了塔的最底层，那里保存着在那次“审判”中被定为“有罪”而放入冰库的 40 亿人。王明的父母也“睡”在里面。王明觉得 50 岁时应该和他说一声，到 100 岁时再告诉一下。不过他很难想像 100 岁时的光景。

底层一直是灰暗的。来见亲友的人按过去的国家、籍贯走到一个个区间，再按 DNA 序号查找。王明记得母亲睡在 A-C-F-502 区，而父亲在另一个区，隔了两个轮回才分别见到他们。安息室像过去银行的保险柜，一排排的，每一排有无数个安息抽屉，分了五层。来看亲友的人在一只有飞行着的机器人向导的引领下，走到要找的安息抽屉前，碰一下上面的蓝色按钮，抽屉就缓缓地伸出来。人就躺在里面，闭着眼睛，像在沉睡。根据对

“生”的定义，他们还活着，而且可以一直毫发无伤地活下去。

王明的母亲睡在第三层，而他的父亲睡在第五层。王明看他们时都用了梯子。他见母亲前吃了三粒“快乐”胶囊，但泪还是从他眼里不知不觉地流下来。他不知道为什么流泪——吃了胶囊后，他并不痛苦。他看见母亲好好地躺在里面，面孔微微发白。除此之外，一切都和离别时一样。他把手放在柜面的玻璃上，放了一会儿，就把抽屉合上了。

没人想到旧世界会以一场审判而告终，而“先知”里士德的审判依据是——年龄。

公元 1980 年前出生的人都被判为“有罪”而进入永恒的睡眠，剩下的 20 亿人被分层送进了这幢里士德很早就约定旧世界各国在南极大陆上秘密建造的巴别塔。随后，那个充满了战争和种种混乱情绪的世界就随着几万朵蘑菇云的升空而毁于一旦。地球也变成了刚出生时的模样。

王明记得来南极大陆前的日子。他和叶红在一艘轮船上。那是一只很大的船，有七个舱厅，一个舱厅 700 多人。上船时每个人都分到两条薄被，进舱后就随便找地方躺下。周围是年纪差不多的人，但很安静，不怎么说话。舱厅的顶部有两排高能汞灯，一直亮着。随时都可以睡，醒来时看看周围的几个圆玻璃窗，当窗外的海水是淡绿色时，知道是白天。

船开了几个星期后，被子下的水泥地明显变冷了。他们把两床被子叠在地上，再盖上两床，睡时穿着厚厚的衣服，并且抱在一起。但睡着的时候，王明依然可以感觉到叶红在他怀里发抖。醒着的时候，他们就靠在身后的一根铁柱上，叶红蜷在他怀里。周围总有往手上呵气的人，站起来的则不停地蹬脚。离他们几步远的一个女人船晕得厉害，发着高烧，吃饭时总把地吐得一片狼